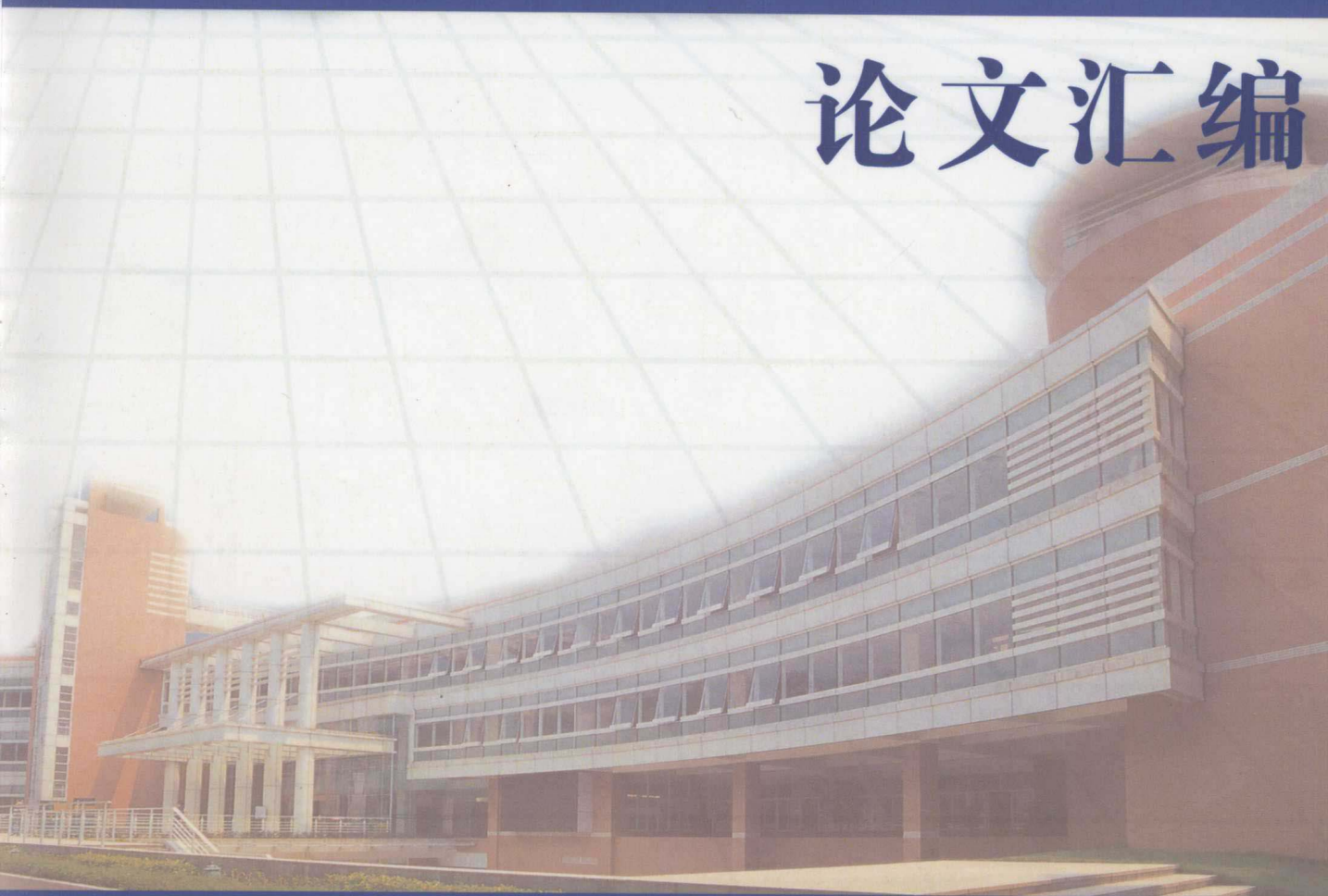




2009年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
——外国语言文学分论坛

论文汇编



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学位委员会

承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广州 2009.11

“2009 年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外国语言文学分论坛”

论文集

前言

“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是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学位委员会指导下实施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之一。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粤学位办（2009）24 号批复，“2009 年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外国语言文学分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并于 2009 年 11 月 20 至 22 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隆重举行。

此次论坛分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和翻译学三个专题分论坛，内容包括：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举办学术报告、研究生分专题进行论文宣讲、邀请知名教授点评、研究生和老师现场互动，旨在为广大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进一步调动研究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提升研究生的研究水平，营造各高校良好学术氛围。

征文期间，大会收到了全国各高校研究生 135 篇投稿。通过评审，专家们评选出了 78 篇“优秀论文”，汇集成册出版。本论文集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以及翻译学三个部分。在这些文章中，有些是侧重于理论性、探索性问题的思考，有些则关注于应用性、实践性问题的探索，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创新性及学术性兼而有之，相信将会对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值此文集出版之际，大会向所有与会者以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和论文集的顺利出版提供大力帮助和支持的人士，表示深切的谢意。

广外大徐真华教授

赠书

2010-1-15

目 录

英语语言文学

残缺的性别意识和和谐的两性关系——性别理论观照下的《典型的美国佬》·····张 欣	2
女性之性：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解读·····古克平	7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电视行业对其总统选举的负面影响·····张丽雯	13
A Biblical Explanation of Marriage Problems in China Today·····伍 翠	17
A Path back to the Intangible Self— A psychoanalysis of Oscar Wilde' s fairy tales ·····许瑾瑜	25
An Analysis of Addressing Terms in High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 Approach·····刘鹏丽	37
Furniture and Houses in the Depictions of Female Characters -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 and “Rose for Emily” as Examples·····何任远	48
Harry Angstrom' s Pilgrimage in the Novel Rabbit, Run·····黄文丹	54
Racial Identity of the Three Macon Deads in Song of Solomon·····王 会	60
Return to the Mother: Calypso' s three Orders in “The Deluge at Norderney” ···李碧慧	64
The Classical Case of Cultural Diplomacy by Red Star over China·····刘 惊	69
从《追风筝的人》的种族身份隐喻看卡勒德·胡赛尼对阿富汗民族寓言的重新书写·····李 颖	77
从失乐园到复乐园——析吉姆的英雄主义梦想·····何录容	81
个性的丧失与追求——评奥登的《无名的市民》·····翁锦涛	84
华裔身份的文本建构：《喜福会》的个案研究·····翁瑞瑶	88
结构主义叙事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彭 文	93
论《老爸》（“Daddy”）一诗中女主人公的成长·····周 斌	97
论厄休拉·勒奎恩《倾诉》中的中国元素·····欧肖萍	104
苏珊自我困局的根源——关于多丽丝·莱辛《十九号房》的思考·····杨娜芝	110
一种独特的文体——英语请柬——基于评价系统及人称系统·····雷萍莉	117
自我实现的毁灭历程——自我差异理论下的《麦克白》悲剧性新探·····谷 伟	12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性解读·····李久亮	129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咖”与“哒”对宾语的语义制约及句法解释·····曾 涛	133
法院调解中法官双重角色的建构与动态调整——语篇信息视角·····徐优平	140
听力测试多项选择题中四个选项与三个选项的对比研究·····程粉香	151
用“词汇功能”来优化处理法汉学习词典的词汇搭配信息·····陈 潇	166
语法与用法：论语言的本质和现象语法·····马志刚	170
自我概念和目标倾向对英语说话焦虑的预测力·····王家明	178
Learning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in Context and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郑燕如，蔡寒松	182
“唠叨”一词的考察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启示——基于汉语语料库的研究·····赵正英	189
A Cognitive Study of “After” and Its Acquisition by Chinese EFL Learners··袁丹纯	196
A Study of Sequence Iconicity in English It-Clefts·····陈 佳	207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 s Songs in China: A Stylistic Approach ·····赵 洁	21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Gender Relations in Terms of Transitivity—As evidenced	

in The Age of Innocence·····	钟翠芳	231
Guangdong Students in Macau: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in Interaction·····	张 琨	238
It 和“它”在语篇中的衔接对比研究·····	李孝华	244
交流的语言——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交流中的句子和名称·····	陈思雅	250
Revisit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 Critique of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y Bley-Vroman·····	许 琪	262
Surface Unaccusative Constructions and Existential Sentences:A Critical Review and Evidence from the Generative Grammar·····	闫 浩	265
The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Ideational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郑 洁	275
汉语兼语式的生成·····	袁 芳	284
The Integrative Nature of BE Teach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郭亭亭	289
The retreat from Argument-structure overgeneralization errors in the L2 acquisition: Verb semantic class, entrenchment, or both?·····	康 鑫	294
北方军人社群的口语语言特点·····	刘 洁	301
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的听力元认知意识研究·····	聂启平	306
从关联理论看多义词的理解·····	周美芝	312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对比领导人就职演说·····	王 慧	316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浅析奥巴马就职演说中的意识形态·····	张 林	319
对比词典方法辨析同义词和语料库方法辨析同义词·····	刘颖颖	323
对于词汇阻塞现象的初探·····	陈艺琳	331
丰城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前字去声变调的优选论分析·····	帅曼萍, 李泽明	337
关联理论与幽默话语的解读——以中国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为例·····	李 乐	343
关于汉语“这本书的出版”中心语的讨论——生成语法框架下的探索·····	林秀明	347
汉语重叠形式的一种切分方法·····	郭 婕, 卢晓霞	353
美国两任总统每周电台演讲及物性对比分析·····	王 锐	357
模因论视角下手机短信的语用变异模式研究·····	宋红华	360
人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黄 霞	365
小议汉语“容易”类形容词·····	左 涛	370
写作评分中中国大学英语教师评分者偏差的多层面 Rasch 模型分析·····	黄玮莹	379
英汉“爱情”隐喻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分析·····	吴浚彦, 周 榕	389
英语学习词典中水果类词目词释义的优化·····	茹 庆	392
用批评语篇分析解读罗斯福的《珍珠港演讲》·····	龙吉星	395
论文编号 75 语言类型学纵观与思考——从语序类型学看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信息组织模式·····	庞惠莲	399
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读《暗恋桃花源》·····	何健敏	406
中国学生使用 people 的特点——基于语料库的考察·····	梁秀英	410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非词汇化高频动词 take 的使用特点——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	覃 丹	416
从评级体系对比研究中英商业评论中态度意义的实现·····	陈小丽	420
基于语料库的文学作品分析——以越南中篇小说《志飘》为例·····	张海云	434

翻译学

同“床”异译——从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理论看古汉诗视觉意象之英译·····	杨贵章	441
文化翻译研究: 翻译本体与翻译研究本体之感·····	蓝红军, 穆 雷	446
语篇分析视角下的新闻翻译——汉译美国媒体上的中国新闻个案研究·····	潘 莉	452

自译即修订性翻译：一项汉-英自译短篇小说的描写研究·····	桑仲刚	462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张 汶	478
从《老人与海》第三人称代词汉译看小说翻译中的“假象等值”现象·····	周思谕	488
论《域外小说集》的读者缺席·····	黄丽珍	495
论主位提取与汉译英文本的重塑——《荷塘月色》译例分析·····	万 颖	502
试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动性——评《红楼梦》杨译本对史湘云艺术形象的重塑·····	张 旭	507
再现原作的风姿——文学翻译视角下《杀手》四种译本的对比赏析·····	陈赛花	512

英语语言文学

残缺的性别意识和和谐的两性关系

——性别理论观照下的《典型的美国佬》

张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双性气质说为性别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美国华裔小说中的“木兰情结”和“关羽情结”正是双性共生的典范。任璧莲在《典型的美国佬》中则通过反英雄的手法呈现了主人公拉尔夫·张的残缺性别意识。本人通过对小说中两性关系的梳理来勾勒任璧莲对完美男性的文学想象，以及作家对和谐两性关系的建构理想。

关键词：《典型的美国人》，性别意识，双性气质

1955 年出生于纽约的第二代华裔美国女作家任璧莲以其小说处女作《典型的美国佬》（以下简称《典》）（1991）为开端，创造了一系列重新界定美国族裔特色、营造美国族裔和谐的作品。曾获美国国家评论奖和纽约时报图书奖的《典》从小说标题到“美国梦”故事的叙述都极具反讽意蕴，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从“公开质疑”到“颠覆主流”的蜕变，开启了少数族裔文学新的历史篇章。《典》问世后，评论界的眼光大多集中于该小说的多元文化特征以及主人公对其文化身份的探求和困惑，而对于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性别气质和两性关系却研究甚少。《典》第一次从女性华裔的视角，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关系来映射华裔男性为平衡性别优势和种族劣势的矛盾处境而进行的抗争，以及华裔女性在双重压迫下的抗争策略和努力。

正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人的小说》中所说，“男人的小说是关于男人的，女人的小说也是关于男人的，但观点不一样。男人的小说里可以没有女人，除了可能的女房东或马；但女人的小说里却不能没有男人。”（阿特伍德）然而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往往失去了传统主流文学中的完美光彩，在两性交往中呈现出残缺的状态。本文拟聚焦《典型的美国人》中主人公拉尔夫与三位女性间的两性关系，探究华裔男性扭曲的性别意识以及受其影响建立的两性关系的特征。

1、华裔文学中的“关羽情结”和“木兰情结”

美国的移民法律体制和华裔源文化的男性霸权特征使得华裔男性面临“作为具有优势的性别团体的成员和处于劣势的少数族裔团体的成员”的尴尬。华裔男性为了平衡这种矛盾地位进行着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地寻求表现他们男子汉气概的新形式和表达方式。华裔文学作品中颠覆华裔美国男性柔弱、女性化、温驯的“刻板形象”最为突出的代表当属徐宗雄的《家乡》和赵健秀的《唐老亚》等。正因为对东方男性形象的不同刻画，引发了美国华裔作家界众所周知的“赵（建秀）汤（亭亭）之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汤二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借用以及对各自人物的塑造却有很多共通之处。汤亭亭的“木兰”和赵建秀的“关羽”一位是“男扮女装、雌雄难辨”的传奇女性，一位是集战神与文神于一身，刚柔并济的完美男性形象。两位作家在选用中国历史人物时都别具匠心地为人物注入了浓郁的异性气质。女权主义作家汤亭亭赋予木兰果敢而激进的男性气质；而颇具男权倾向的赵建秀选取关公（而不是有刚无柔的张飞）来完成其男性创作的意图，为其笔下的“关公”平添了几许女性文雅飘忽的柔和气质。两位作家借助人物的刚柔互动使“关羽精神”和“木兰精神”彼此依存，在男性传统和女性中心这两极之间建构起和谐互补的人文花园，暗示“雌雄同体”是男女两性共同的心理成长目标。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人活着必然兼有雌雄两性的属性；纯粹单一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意味着死亡。”（伍尔夫，103 页）任璧莲的《典》不仅颠覆了主流文学对“美国人”范式的定义，也试图通过刻画主人公拉尔夫的残缺的性别意识，颠覆刻板的两性对立论。

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心理大师荣格的双性别心理学就提出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或较少意识的)

异性人格。男性潜意识中有被荣格称为“阿尼玛”（anima）的女性表象，而女性潜意识中则存在名为“阿尼姆斯”（animus）的男性表象，他们分别代表男女无意识中的异性补偿因素。而依据荣格的理论，一个所谓“健康完整”的个体，在“自然的状态”中应该同时具有两种性别意识和心理情结。对于荣格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首先有赖于我们明晰一点，即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是依据文化习俗作出的分类，它们本身不是原型。因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性差异和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似乎没有证据能说明两性之间存在一生之中长期的、持久不变的人格特质的差异，而恰恰相反，研究表明，性别差异与文化所形成的社会角色、自我认同、分类范畴有关，“是社会据此把不同的任务和可能性指派给男人们和女人们造成的结果。”（波利·扬-艾森卓，46页）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荣格理论基础上，美国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提出“双性气质”说。时至今日，这一理论仍然备受关注。美国心理分析师波利·扬-艾森卓（Polly Young-Eisendrath）在《性别与欲望》（1997）一书中，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论述了一个男女双性共生心理的人格新境界。艾森卓批判了将“性别”简单还原为“性”的精神分析法，认为把两性生物差异预先假定为“自然的”性别行为基础，继而用社会刻板模式来解释性差异的荒诞性和不可行性。她认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一种便于论述的理论构想框架，而非人本身的固有范畴。然而任何社会文化都难以避免地对其“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加以界定和规范。因此波利·扬-艾森卓最终提出，性别问题要得到真正解答，有赖于人们在特定社会文化“铸造”的“性别角色”中去真切体验自己心灵中的“异性情结”，重新认识和对待自己心灵深处的“异性人格”，从而获得更和谐的两性关系。这恰恰解释了两位华裔文学大师对“木兰”和“关羽”的偏爱。而在《典》中，任璧莲笔下的特蕾莎可谓又一现代版的木兰；同时任采用了反英雄式的手法，展现了一位性别意识残缺的男性形象拉尔夫·张，折射出作家对于完美男性的文学想象。

《典》的主人公拉尔夫作为东西文化碰撞下的产物，其性别意识的变化是颇具意义的。由于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于个体，处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个体当然无法获得荣格所称的“自然的状态”，其性别意识的发展也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出生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美籍华裔男性移民拉尔夫·张，原名张意峰，耳濡目染的是将父权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本质上是强调家国同构的父权家长制文化，不仅确立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同时也赋予“父亲对子女的生杀权、人生专制权、婚姻状况的决定权、思想专制权和财产支配权。”（洪煜，28）儒家父权文化赋予“男性意识”独立彰显、智慧中庸、理性果敢等品质；而同时赋予“女性意识”以感性内敛、包容隐忍、无才是德等特质。尽管男性在父权制文化体系中享有高于女性的特权，但家长制文化却也同时压制个性的发展。因此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讲，父权制度之下的男性，其男性主体意识无法得到健全发展，而其异性性别意识（即阿玛尼）在极度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同样遭到扼杀。

拉尔夫的两性经历可谓是《典》这部“美国梦”式奋斗小说中潜藏的故事主线。作者在刻画拉尔夫的“男权”形象时，将更多的笔触放在他与恋人、妻子和姐姐的两性关系上，而通过这些关系无一不显示出其残缺的性别意识。少年时代的拉尔夫在父权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了残缺的男性主体意识，缺乏男性寻求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独立自主地位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尔夫的男性主体意识是伴随其留美定居的文化迁徙过程，在与“个人至上”的西方文化的碰撞接触中逐渐构建的。与华裔男性主体意识缺失同时产生的是他被扭曲压抑的潜在女性意识。如荣格所说，男性在与女性的交往中，通过将自身的女性意识投射到对方身上，借以体会女性的本质，使其“阿尼玛”得以显现和表达。而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使华裔男性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与其相处的女性，从而导致男性世界里女性话语的“消声”，压抑了华裔男性的潜在女性意识，缺乏感性与包容力。

2、拉尔夫·张残缺的男性意识

在中国式传统父权制文化下，三纲五常的观念深植于心，不仅女性主体意识受到极度的遏制，强势的父权文化也抑制了男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导致男性缺乏寻求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独立自主地位的意识。而作为男权社会的代言人和执法者，男性只能将父权社会的残酷压力转嫁在处于弱势的女性身上。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西方“个人主义至上”文化氛围中的华裔女性，任璧莲对于这种残缺的男性意识拥有一种特有的跨文化对比的开放性。小说伊始，任璧莲通过张意峰儿时的中国家庭中女性的被迫屈从来呈现这种残缺的东方男性意识。儿时的意峰，常常因为自己的不求上进，导致望子成龙的父亲打骂意峰的母亲。这种“子不教，母之过”的思想让父权制下的母亲常常为不肖之子代为受过。这种对女性的绝对控制以及女性的无条件屈从成为父权社会得以维系的关键，也是父权制度下残缺的男性主体意识得以慰藉的有效渠道。在封建父权制的耳濡目染中度过少年时期的意峰，如果留在中国，将完成传统中国男性“成家立业，当家作主”的“成长过程”。然而正是在其男性意识建构的转型时期，意峰来到了美国，成为了拉尔夫。初到美国之时，对美国姑娘凯米的“单相思”恋情是拉尔夫独立自主的男性意识萌芽的开端。拉尔夫将父亲“专注学业、不近女色”的告诫抛于脑后，对凯米这位父亲决然无法接受的美国姑娘发起了爱情攻势。拉尔夫一厢情愿地采用了男性惯有的征服女性的手段，将女性情感物化为“礼物”。而最终凯米的不辞而别却使拉尔夫的男性意识构建无疾而终。弱势的少数族裔身份和随后坎坷的生存经历进一步阻碍了拉尔夫男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使他形成了依赖性强，没有创见，懒于行动的残缺性男性主体意识。

小说中一个颇具寓意的现象是当拉尔夫在美国的生活遭遇困境时，往往是女性的帮助他起死回生，成就他人生的转折点。当他流落街头之时，是姐姐特蕾莎的“解救”，使他在“特蕾莎的住处——一座女子宿舍”（任璧莲，55 页）开始了在美国的安家历程，得以继续追求他的美国梦；“获救”之后的拉尔夫找到工作并结识了姐姐的舍友海伦并在美国组建“张家”。作为张家唯一的男性，拉尔夫对男权统治的渴求也是以家中女性无条件的屈从为代价得以满足的。无论是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大学终生教职，还是在郊外购得美式别墅，姐姐特蕾莎都倾尽全力地给与了无私的帮助。为了给弟弟留有“一家之主”的面面，特蕾莎毫不犹豫地作出让步和妥协，主动放弃奖学金使得拉尔夫得以完成博士学业；特蕾莎的经济资助使得拉尔夫可以购得像样的美式郊外别墅，成就“美国梦”。特蕾莎强装失败者和弱者的形象，坚守在弟弟身边，默默帮助他度过危机和难关。

妻子海伦则是在拉尔夫追求美国姑娘失意时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海伦引起拉尔夫兴趣和关注的是她浓浓的中国情调和大大有别于特蕾莎的一种“弱势”姿态。婚后的海伦开始了类似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承揽所有的家务，尝遍养育子女的艰辛，一切只是为了拉尔夫能够全身心投入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之中。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始终恪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和“在家里，丈夫指挥，妻子服从”的信条。妻子海伦的安静与忍让使得拉尔夫在短暂的婚姻初期，品尝到了虚幻的男性主体意识建构的甜蜜与满足。

然而女性的牺牲与忍让并不能真正弥补拉尔夫残缺的男性主体意识。面对张家的迁徙和变迁，生活中出现的逆境和危机，拉尔夫总是最先表现出消极和漠然，甚至诉诸家庭暴力来发泄自己对失败的愤怒。对于才华出众的姐姐，拉尔夫无时不刻不充满了竞争和敌对的情绪。姐姐果敢聪慧的秉性以及蒸蒸日上的事业都给拉尔夫带来了焦虑。特蕾莎虽然隐瞒了自己对张家所作的牺牲和让步，但对真相略知一二的拉尔夫却将这种让步视为维系家庭和睦和完整的必要牺牲，视其为像特蕾莎这种独身女子寻找栖身之所的必要付出。特蕾莎的聪颖与果敢一方面使拉尔夫强烈意识到自身男性主体意识的缺失，一方面又成为了拉尔夫男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巨大阻力。在拉尔夫看来，姐弟俩无时不刻不充斥着竞争，他被一种既妒忌排斥又仰慕钦佩的矛盾心理折磨着。直至格罗弗的出现，拉尔夫似乎找到了新的男性主体意识构建的寄托和出路，希

望通过生意场上的战果来洗刷“耻辱”，成就独立自主的男性主体意识。

与身材高挑、性格要强的特蕾莎不同，妻子海伦自幼体弱，处事内敛。婚姻生活之初，拉尔夫在这个“弱女子”身上获得了久违的男性意识的“彰显”。在夫妻关系出现矛盾冲突时，海伦能为了平衡矛盾而表现出顺从，成为拉尔夫构建男权统治地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助手。而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华裔家庭女性，归属感的缺失促使海伦不断寻求独立的自我空间。海伦与在外工作的丈夫和小姑子不同，“她的生活抱负就是永远呆在家里”（61 页）。而日常的家务琐事为海伦提供了一个创造私人空间的舞台。海伦对操持家务的热情超越了多数女性对“家务”的理解，“她发现一个秘密——工作是一种享受”（76 页）。海伦喜欢在家里的各种隐蔽处和角落藏些钥匙之类的小东西，这种藏东西的爱好折射出海伦安家和创建个人生活空间的需求和独特方式。而海伦藏匿物品的这一“怪癖”以及惯有的沉默和安静，却偏离了丈夫对妻子的期望。作为“一家之主”，拉尔夫无法忍受任何男权“失控”的局面。对于妻子惯有的沉默和安静，以及在拉尔夫听来很不顺耳的呼吸声，拉尔夫都倍感焦虑和恼火。因为拉尔夫隐隐感到，这种沉默背后的种种可能都使得自己的男权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他经常无助地呐喊：“我是一家之父！你听到了吗？是父亲，而不是儿子。”（73 页）对于父亲和儿子两种男性角色的焦虑展现出拉尔夫残缺和扭曲的男性性别意识。

无论张家女性如何努力维系“一家之主”的尊严，拉尔夫显然已经失去了家庭内的男权统治地位。经济上支撑着张家的是姐姐特蕾莎，而精神上将张家凝聚在一起的也是姐姐特蕾莎。温婉的海伦则通过在家里创建家庭女性特有的个人空间，同时又通过阅读英文报纸、收听美国广播以及广泛结交华裔伙伴，拓展女性家庭外部生活空间，对拉尔夫的男权统治进行了实质性颠覆。海伦与格罗弗的婚外情更是使这种颠覆男权统治的隐喻明朗化。姐、弟、妻三人在努力维系男权家长制的“张家”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将男权制的根基瓦解殆尽。小说结尾处，愤怒失控的拉尔夫在家门口将回归张家的姐姐误撞成重伤的悲剧性一幕是颇具象征意义的。车祸撞碎了张家的根基，撞碎了大家试图维系的男权统治的根基。可以说，拉尔夫寻求物质和精神独立自主地位的意识是残缺的，然而父权制留下的精神烙印却折磨着他，以至于他不断折磨着张家的女性。他既无力承袭父权制赋予的“父”责，同时又无力通过平等的两性关系使潜意识中的“阿尼玛”得以释放，陷入自我性别意识的困境。拉尔夫在费尽周折获得博士学位和终身教职后却最终弃教从商，在很多读者看来显现了美国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对拉尔夫的侵蚀。但从性别研究的角度，这种放弃与选择，似乎也是拉尔夫摆脱父权制控制，男性主体意识得以萌发，人性渐趋完善的必经之路。

3、拉尔夫·张残缺的女性意识

根据荣格的心理学分析， “阿尼玛”作为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性格成分与形象，通常是以与男性关系亲密的女性为原型的，例如母亲、姐姐、或女性教师。而无论男性抑或女性，只有乐于接受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才能获得完整健全的性别意识，进而达到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

拉尔夫与特蕾莎的姐弟关系恰恰是男性“阿尼玛”被压抑，无法获得释放的印证。尽管生长在男权制家庭，姐姐特蕾莎自幼就是父亲的骄傲和拉尔夫的榜样，被拉尔夫誉为“百晓”（Know-It-All）。这位身材高挑、聪颖勤勉、事业有成的女性成为拉尔夫生活的依靠和精神“阿尼玛”。尽管儿时深受父权思想浸润，拉尔夫对女性气质的认识很多是源自姐姐特蕾莎的影响。在拉尔夫的潜意识中，特蕾莎所代表的这些女性特质是自己钦羡而又无法企及的。拉尔夫“对自己这种缺了半边的片面生活（会）有一种强烈的缺失感”，而当他不能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种异性层面时，只有在投射、嫉妒和理想化的无意识情感作用中才会与它遭遇。”（波利·杨·艾森卓，53 页）拉尔夫的嫉妒心理在其与特蕾莎的学业事业竞争中比比皆是，甚至时而发展成强烈的仇恨情绪。

当特蕾莎在拉尔夫无意识中够构建的“阿尼玛”无法得到释放时，拉尔夫进而将“自己的对立性人格成分

投射给伴侣并力图通过控制伴侣来控制它”，此时他“遭遇了自己心灵中某些最为阴暗和令人激动不安的内在层面”。（波利·杨-艾森卓，56 页）与海伦令人窒息的婚姻关系又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拉尔夫对海伦的正常呼吸进行限制，对海伦的生活习惯横加干涉和“规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拉尔夫试图在美国式的“张家”延续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为封建制女性裹脚束腰寻求一种现代变形；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分析，这也是男性“阿尼玛”无法获得正常释放而导致的恶果。

拉尔夫无法得以释放的“阿尼玛”，追其根源仍是对女性的“消声”所致。小说伊始，任璧莲就反复地借用了中文拼音“kanbujian”（看不见）和“tingbujian”（听不见）来隐喻拉尔夫对女性的强制性“消声”。从母亲、到单恋人凯米、到姐姐特蕾莎、到妻子海伦，拉尔夫“听不见”这些女性的声音，她们在拉尔夫耳中是失语的。正是这种女性的被迫性失语，导致了拉尔夫对女性性别意识的渴望和缺失。女性角色的被迫性失语最为突出地显现于拉尔夫和恋人凯米间的单相思恋情中。在短暂的恋情中，拉尔夫几乎是一厢情愿地在经营着他们的“恋情”。从送给凯米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到邀请她“时不时的出去喝杯咖啡”，拉尔夫沉醉于自说自话的“恋情进展”中。直到凯米突然离职并与系主任结婚，拉尔夫才从“失恋”的悲伤中顿悟到他的那些“追求”在无数次漫长的午餐中“曾置凯米于多么难堪的处境中”呀！拉尔夫将对女性的强制性消声延续到了与妻子海伦的夫妻关系中。当拉尔夫对自己的婚姻状况感到困惑迷茫之时，他采取的策略是询问他人，而不是与妻子沟通。拉尔夫认为西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导致家庭问题的结症，他认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是更为理想的婚姻模式。因为在“一夫多妻制”中，当婚姻有了任何问题时，丈夫可以纳妾，化解婚姻矛盾。拉尔夫的这种向往实质上表现出男性对处理夫妻两性关系的畏惧与无能，对自身女性意识的抗拒。而海伦所特有的女性沉默既是男权统治下女性的被迫“消声”，又是女性创建自我空间的一种对抗性手段和策略，更是造成两性进一步疏离的负面手段。

4、和谐两性关系

今天，随着性别刻板模式的解体，大多数性别研究者已经倾向于将完满实现人类潜能视为努力目标。他们普遍认为，健康的男人与女人的行为潜能是个很宽泛的过渡性区间。“如果人们迷信由文化所指派给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保持一种僵化的性别自我意识，他们就会面临永久性地失去自己的若干亚人格成分，从而导致自我残缺不全的风险。”（波利·杨-艾森卓，53 页）

“任璧莲关于东方男性形象是‘残缺的’或‘不完美’的这种想象，仍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其意识中男权文化影响的衰退和女性文学想象的快感。”（周易，130）然而在这种快感释放之后，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何以在男权与女权之间寻找到两性的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既应建构在两性个体之间，也应建构在性别个体自身内部。小说在家庭悲剧之后又留给了读者希望——特蕾莎的苏醒和拉尔夫的振作；然而作者似乎又充满了疑虑——张家到底将何去何从？无论如何，任璧莲在这部小说中时刻在暗示着一种两性关系互助和谐的美好愿望。“两性之间的爱与亲密关系的出发点在于个人对自己本身异性人格部分的爱，即人们心灵内在的对立面的和谐。只有这种内在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真诚、平等、设身处地地去爱一位异性的同类。”（波利·杨-艾森卓，6 页）

注释：

- 波利·杨-艾森卓：《欲望与性别——不受诅咒的潘多拉》，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 周易，从《典型的美国人》看任璧莲东方男性形象与想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一期，130 页。
- 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子》（英国密得塞斯：企鹅丛书 1928 年版，103 页。
- 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M]。王光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洪煜，“西周和秦汉时期的父权家长制”，《殷都学刊》，1997 年第 1 期。
-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人的小说[J]。世界文学，1997，（1）。

女性之性：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解读

古克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理论和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的解读。笔者认为，伊里加蕾巧妙地运用了仿拟的手法揭示出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理论背后的基于男性同一性标准的视觉中心主义如何掩盖了女性性别特征，并将其排斥在表现之外。与此同时，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解读和批判，主张伊里加蕾在解构西方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过程，无形中也陷入了一种新的同一性标准，这也导致了她在后期作品中体现出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伊里加蕾；弗洛伊德；女性气质；视觉中心主义；柏拉图；性别特征；同一性

Title: The Female Sex: Irigaray's Reinterpretation of Freud and Plato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surveys how French feminist philosopher Luce Irigaray reinterprets Freud's theory on femininity and Plato's myth of the cavern, and asserts that Irigaray should be credited for her ingenuity with which she employs the method of mimicry to unveil how the male-centered ocularcentrism, hidden within the theories of Freud and Plato, covers up female sexuality and excludes it from representation. However, by comparing Irigaray's reinterpretation of Freud with that of Plato,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isrupting western patriarchal cultural tradition, Irigaray also adopts a new model of sameness, which leads to certain problems manifested in her later works.

Key Words: Irigaray, Freud, femininity, Ocularcentrism, Plato, sexuality, sameness

Author: GU Keping<gukeping@126.com>: BA (1997) in Science from The Physics Department in Hunan University, MA (2003)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nd Ph D candidate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精神分析师、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①的理论在欧美的传播颇具周折，经历了从备受批评到逐渐接受的过程。早期的评论家多指责她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倾向，这使得对她的研究一度停滞不前，陷入“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争论的泥潭。随着伊里加蕾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简单地把伊里加蕾的学说贴上“本质主义”的标签是一种武断的误解。一方面，有的学者指出伊里加蕾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性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在男性中心文化中处于被压抑地位的女性若要挑战男权文化，构建真正的女性身份并发展一种女性得到平等表现的文化，女性必须首先要建立并固守自身独特的属性（Whitford, *Reading Irigaray* 16）。有的学者反其道而行之，为伊里加蕾的本质主义辩护，认为肯定伊里加蕾的本质主义反而有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的意味，这在全球环境恶化的今天有着独特的意义^②。另一方面，走出本质主义误区后的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伊里加蕾作品中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思想，特别是在哲学方面，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伊里加蕾早中晚各个时期作品的著作。与欧美学术界全面、深入的研究相比，国内伊里加蕾的研究显得零散贫乏。国内学者多关注伊里加蕾的“女性言说”（speaking as women）、女性身份、母女关系等概念和理论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意义，而少有对伊里加蕾的哲学思想进行相关阐释和梳理。

本文分析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理论和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的解读，以期抛砖引玉，使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得到更多的关注。笔者认为：1. 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解读揭示了隐藏在西方文化传统背后的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掩盖了女性的身体，并以之为基础反射男性的同一性（the masculine sameness）；2. 在伊里加蕾看来，内视镜（Speculum）象征全新的展现女性的表现方式，同时也象征着对西方基于平面镜反射原理的视觉中心主义的挑战；3. 伊里加蕾在使用仿拟的策略来解读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过程中，实际上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因而无形中也陷入了一种新的同一性标准。

平面镜：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女性气质理论的批评

在发表《他者女性的内视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后作《内视镜》）^③之前，伊里加蕾一直研究语言和精神错乱的关系，并发表著作《精神错乱症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Dementia*）。虽然该作品基本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研究，但是却引发了她在《内视镜》中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全面批评（Robbins

146-167)。她在研究中发现，男性和女性精神错乱者在语言表现上最大的不同就是男性精神错乱者尚能修正其使用的句法，也能使用元语言（meta-language）；而女性则常常出现失语的现象，只能通过身体来表达她们的状况，在身体中直接经受痛苦，因为语言和表现系统不能表达女性的欲望。为探索女性在面对男性中心的话语系统时如何失去主体性的问题，伊里加蕾在《内视镜》中分析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文本，解开女性性别特征（female sexuality）被掩盖之谜（Burke 38）。该书中，伊里加蕾涉及到众多的哲学家，重点批评弗洛伊德和柏拉图，其策略是选择二者作品中典型的文本选段进行精神分析式的细读，发现文本背后暗藏的机制。伊里加蕾先选取了弗洛伊德题为“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演讲进行剖析，然后分析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部中关于洞穴的著名比喻^④。下面先来看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的批评。

弗洛伊德之所以提出女性气质的问题是由于他观察到无论男女都存在一种双性特征（bisexuality），即每个人都有两性的特点，只不过一个人或是男性的或是女性的特征更为明显，那么，男性或女性是如何从这种双性的起源发展成为明显的男女两性的呢？他认为无论心理学和解剖学都无法解释女性气质形成之谜，于是求助于心理分析，探索女性如何从双性的特征中发展成为女性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做了一系列假定，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依恋母亲的前俄狄浦斯期（pre-Oedipus），女孩和男孩是一样的，“我们无法不将女孩看作是小男孩。”^⑤（122）：一方面，女孩的阴蒂和男孩的阴茎功能一样，是女孩获取性快感的主要性欲区，所以弗洛伊德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女孩的性欲区是如何转移到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的阴道的呢？另一方面，在前俄狄浦斯时期，女孩的性欲望对象和男孩的一样，都是母亲。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女孩的欲望对象是如何转换成父亲而进入俄狄浦斯时期的呢？

弗洛伊德给出的答案是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女孩在男孩身上看到了男性生殖器后，立刻发现它的不同，自己的阴蒂与之相比就好像是被阉割过一样，于是她希望也能拥有一个阴茎，因而导致“阳具嫉妒”（envy for the penis）。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她成长过程中的转折点。女孩此前都是以男性的方式通过刺激阴蒂获得快感，但是现在由于发现更为优越的阳具，她的自恋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放弃了对母亲的爱。另一方面，本来女孩所爱的母亲不过是在她看来是具有阳具的母亲（Phallic mother），一旦她发现母亲和其他女人跟她一样都是被阉割的，母亲不能赋予她所想拥有的阳具，就产生了对母亲的憎恨，转而寄希望于父亲，进而渴望拥有来至父亲的孩子，而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的话就更加完美了，因为他能够提供女孩梦寐以求的阳具：“只有和儿子的关系才能带给母亲无穷的满足”（弗洛伊德 139）。

弗洛伊德女性气质理论中的阳具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是显而易见的。和伊里加蕾同时代的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也从弗洛伊德、拉康等人的作品中读出了相同的意味。笔者认为伊里加蕾出色的地方在于她发现了贯穿西方哲学传统的平面反射意象，这种平面镜反射出的都是男性的自身的形象，女性的身体则被物化为那面只反映男性的平面镜。由于女性是承载反射任务的镜面，她自身就在这一过程中被隐去，没有任何再现方式。伊里加蕾认为，弗洛伊德构建女性气质的时候，对女性可以说是熟视无睹。弗洛伊德认为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女孩无非就是一个小男孩，因为只有类似于阴茎的阴蒂才是她的性欲区。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早期阴道感觉的单独报告...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起重要的作用。”（122）弗洛伊德在女孩身上看到的不过是男孩的镜像，她自身独特的性器官完全没有进入弗洛伊德的视野。伊里加蕾颇有讽刺意味地诘问：

“但是为什么他要将这一阶段描述为成为‘正常女性的’必然步骤呢？而且，在女性性别特征的讨论中，如果真的有什么阶段的话，为什么不去考虑是否有，比如说，一个外阴阶段，阴道阶段，或者子宫阶段？”（Irigaray, *Speculum* 29）

同时，在阳具崇拜阶段，女性自身的欲望也完全得不到认可，“心理分析的主要感念，理论，都没有解释女性的欲望”（Irigaray, *Speculum* 55），弗洛伊德给女性留下的不过是对阳具的渴望，以及求之不得之后的嫉妒。弗洛伊德与其说是在研究女性，不如说是以女性为镜子，照射出男性自身的形象，完全不存在弗洛伊德表面宣称的“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性别差异不过是同一性问题的派生。它一直是由这种同一性的投射、投射物、和表现所决定的。”（Irigaray, *Speculum* 26）而由于镜子不能反射自身，女性也

就成了看不见的“无”：“女性的阉割被定义为没有任何你可以看到的，被定义为‘没有。’”(Irigaray, *Speculum* 50) 如此，伊里加蕾的解读便揭示出弗洛伊德女性气质理论背后的视觉中心主义，它物化女性身体为平面镜，并以之为基础反射男性的同一性。

内视镜：伊里加蕾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批评

在揭示了弗洛伊德的视觉中心主义如何掩盖了女性身体之后，伊里加蕾下一个任务就是批评西方哲学传统，而不局限于心理分析，因为哲学文本“为其它所有文本设定了律法，它是构建其它文本的文本。”(*This Sex* 74) 伊里加蕾的目标就是要“重新打开西方的哲学文本，解放出它们挪用的女性气质，归还属于女性的东西。”(*This Sex* 74) 然而，身为女性的伊里加蕾如何解构这一传统呢？伊里加蕾面临的是德里达式的解构困境：德里达在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面临的问题是，一旦采取任何一个立场他自己将同样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如果他声称自己的表述并不具有确定的意义，那么他又何以向读者传达解构的含义呢？^⑥同样，由于伊里加蕾无法置身男性文化传统之外，如果使用男性的言说方式，她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所要挑战的男性中心主义，而如果完全放弃男性文化，她的解构又如何成为可能？伊里加蕾因此提出“仿拟”(mimicry) 的策略。仿拟并不完全放弃男性文化，相反，它要求女性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故意以戏谑的方式采纳男性社会为女性规定的身份，以凸现女性自身：

“以游戏的方式模拟，就是重新发现文本剥削她的地方，而她自己并不简单地被缩减为这一文本。这意味着要重新屈就于男性逻辑强加于她的观念，但目的却是以游戏的重复使原本一直不可见的成为可见。”(Irigaray, *This Sex* 76)

上文说到，弗洛伊德在构建女性气质时物化女性的身体，使之成为反射男性同一性的平面镜；为仿拟弗洛伊德的平面镜，伊里加蕾提出使用内视镜。内视镜本是妇科医生使用的一种能够扩张女性阴道内壁，深入女性生殖器以查明其内在状况的凹镜(concave mirror，医学上称之为窥阴器)。由于它能发现女性的生殖器官，对伊里加蕾而言，这就象征着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看不见的“无”，女性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同时，内视镜虽然是凹镜，但毕竟还是镜子，这也象征着并没有完全抛弃男性的传统，却又不同于代表该传统的平面反射。在伊里加蕾看来，内视镜的这种特征使得它成为仿拟策略的最佳象征^⑦。伊里加蕾认为，要构建另外一种能展现女性主体性的模式就意味着：

“引入一种新的使女性跟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关系成为可能的观照模式。这就要求以凹镜为前提条件，但同时凹镜也指向自身，将本不可能的心智、思想、主体性的内在重新占用，于是就有了内视镜和凹镜的介入……”(*This Sex* 155)

这就是说内视镜代表了一种能够展现女性的崭新视觉反射模式。下面就来看看伊里加蕾如何使用内视镜进入柏拉图的洞穴/子宫，以重新发现女性的身体的。

在《理想国》(*The Republic*) 第七章中，柏拉图将普通人比喻为洞穴中的囚徒，背对洞口；他们的身后高悬着一束火光，在火和囚徒之间隔着一堵墙，墙下有人举着木偶来回走动，木偶就在囚徒对面的洞穴内壁上投下影子。由于囚徒们身缚枷锁，无法转身，只能看到洞壁上的投影，于是柏拉图认为，普通人就如同这些囚徒一样，所认知的不过是虚幻的投影罢了。(208)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本意是想说明哲学能够将普通人从心智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进入理念的生活。但是在伊里加蕾看来，柏拉图和弗洛伊德一样，也为他的理论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理念(或说太阳、真理、父亲、光芒、形式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理念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它的复制品，是表象。伊里加蕾认为，洞内的场景不过是为了确保代表男性同一性的理念(火光)的统治地位。首先，洞中的所有可以见到、听到的都是理念/本原/本真的复制品：洞内的囚徒看到的是墙下的人举着的木偶在洞壁上的投影，听到的是墙下人说话的回声，墙下的人呢，一样不能看到具体的事物，他们手里举着的也是复制品。其次，代表女性子宫的洞穴四周和内壁在柏拉图的描叙中要么遥不可及的，因为被缚的囚徒不可能环顾并了解洞内四周的地形，要么就是默默无闻的，因为洞穴的内壁只不过是承接投射的投影屏。伊里

加蕾写到：

“洞内一些得以命名为存在的都是同一些男人以同一种方式在一个不容许他们看到其他事物的场景中看到的同一类事物；而对这些同一类的事物，他们将基于他们之间的对话用同样的名字命名。”
(*Speculum* 263)

也就是说，同一性的原则控制着洞内的一切表现方式，代表女性子宫的洞穴本身是无法得以展现的。到此，伊里加蕾已然发现柏拉图洞穴比喻的男性同一性原则如何隐去女性的身体，只是这主题本身并非超越其他同时代的女性主义理论。正如惠特福特（Whitford）所言，伊里加蕾对柏拉图的解读的独创之处在于她使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把原文中忽略的地方反过来加以强调，指出这些被忽略的细节所隐含的机制。
(*Philosophy* 106)

根据柏拉图的叙述，哲学家将会把洞内的囚徒解放出来，但原文中没有涉及从洞内深处到出口的通道。但是通道在伊里加蕾看来却是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洞穴代表子宫，那么通道就代表着产道。首先，按柏拉图的描述，这一通道被位于火和囚徒间的墙阻断。这堵墙使得洞内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在墙下可以来回走动的拿着木偶的人，他们的行为由于这堵墙不为洞内的囚徒所知，囚徒因此只相信洞穴内壁上的投影。柏拉图安排哲学家-导师（或说是助产士）-把洞中人从枷锁中解放开来，引导他走出洞穴。伊里加蕾发现这点几近不符合“逻辑。”柏拉图的洞穴是被一堵无法通过的墙分割为两个部分，那么洞内深处的囚徒如何能穿越而出来到地面的世界中？由此，伊里加蕾发现不仅洞穴已经被改头换面以确保理念的绝对地位，就连原来的通道已经完全被遗忘：因为如果洞中原本有人，那么本应有一个原来的通道使他们得以进入，而且如果哲学家要解放他们到洞外，也理应由原来的通道出去，但是这至关重要的原来的通道柏拉图完全没有提及，洞中人鬼魂般穿透那堵密不可透的墙瞬间而出。伊里加蕾嘲笑说，如果世界都是如此从洞中解放出来的人，那么这就是一个鬼魅的世界。（*Speculum* 281）

由此，伊里加蕾得出结论：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代表女性的两个重要元素--洞穴的四壁（象征子宫）和通道（象征阴道、产道），前者被物化为承载反射男性同一性的镜面，而后者则完全被遗忘了。似乎在产子过程中母亲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男人好像独自完成了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对此，惠特福特评价说：

伊里加蕾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发现的是一种试图将母亲移去的想象原初场景（即幻想中的母亲的结合），...其效果是男性的功能取代和融合了女性所有的功能，女性被排斥在这一场景之外，但却作为这一场景的支撑、表现的条件。（*Philosophy* 106）

比较：新的同一性？

比较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和对柏拉图的解读，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基于同一种模式进行的。首先，伊里加蕾批评弗洛伊德使用男性性器官-阴茎-来衡量女性；同样地，她也批评柏拉图以理念为最高原则来衡量其他所有事物的价值。再者，伊里加蕾认为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理论完全忽略女性的性器官-子宫和阴道；相应地，她也指出柏拉图的洞穴也隐秘地将这两个女性性器官掩盖了。伊里加蕾解读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一致性表明，在她力图瓦解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男性同一性的同时，她其实也遵循了另外一种新的同一性原则，即女性同一性。

当然这是她使用仿拟手法的必然结果，她必须以游戏的态度站在言说主体的立场，哪怕这种主体性是由父权社会所规定的，否则作为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她将失去言语的可能性。于是如果弗洛伊德以阳具为核心价值来构建女性气质，则伊里加蕾必然戏谑般地故意彰显女性性别差异，哪怕性别差异本身（即使是生理差异）已经受到父权文化的侵袭^⑥。但是这种仿拟的策略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将使伊里加蕾陷入同一种她想要瓦解的逻辑模式。从上文可以看到，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解读都是基于对性别强调，都将性别差异放到首要的位置，而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比如伊里加蕾将柏拉图的洞穴的内壁解读为子宫，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解读为身体的其他部分呢，比如说皮肤？黑暗的洞穴既然可以解读为子宫，同样也可以认为象征黑色的皮肤或眼睛。由于伊里加蕾过分关注性别差异，她会认为身体的其他方面的差异是第二位的，比如说种族。实际上，她声称“种族的问题实际上是第二位的问题”（*I Love To You* 47）。伊里加

蕾对女性性别的过分倚重使得她受到不少批评。如斯通（Stone）就批评伊里加蕾将性别差异看作是最本质的差异（48），这也是早期伊里加蕾被指责为本质主义的原因之一。著名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hooks）则认为伊里加蕾作品被用来“强化延长统治系统，最明显的就是白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这必将损害以结束男性至上主义为目标女性主义运动。”（40）

伊里加蕾过分强调女性的性别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将导向一种将世界分为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尽管在这个二元对立体系中男女是平等的。在她看来，性别差异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毕竟只有男人和女人。”（*I Love To You* 47）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对其他人群压制，比如双性别的人（the intersex）。另外，如果将世界分化为只有男性和女性，其结果就是男性女性必然相互吸引爱慕。巴特勒就认为伊里加蕾在将女性看作是在男性文化中没有得到表现的“他者”的同时，也把这一“他者”之外的他者排斥在表现之外，因为“任何一种二元对立的话语，将会产生它的外在，一种可能被安置为它的非意指的刻写空间的外在。”（160）巴特勒这里的“外在”即指同性恋的情形。

上述分析表明，伊里加蕾理论中的种种问题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她解读弗洛伊德和柏拉图所遵循的模式，即强调女性的性是使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的最重要的特征。因此，伊里加蕾虽然使用内视镜的仿拟策略重新发现了被基于平面镜反射的男性同一性掩埋的女性身体，她自己无形中也陷入了一种基于女性的性为核心新的同一性原则。

结论：

伊里加蕾对弗洛伊德女性气质理论的解读揭示了其理论背后的以阳具为核心价值的视觉中心主义，它将女性的身体物化为平面镜以承载男性同一性的反射。这一发现使得伊里加蕾转而分析西方哲学传统，进而揭示这一传统如何将女性排斥在表现之外，并通过仿拟的方法解读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以重新发现女性身体。在柏拉图的场景里，只有男性得以出现在表现的舞台，而女性则是不可见的，却默默的支撑理念（上帝、父亲）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伊里加蕾对心理分析和哲学的阐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是在这些解读中，由于她过于强调女性性别的重要性，她实际上同样遵循一种新的基于女性性别的同一性标准，这也导致了她的后期作品中一些为人诟病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Burke, Carolyn, Naomi Schor, and Margaret Whitford, eds. *Engaging With Irigar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arolyn. "Irigara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Burke and Whitford 37-56.

[2]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Burke and Whitford. 141-173.

[3] Freud, Sigmund. "Femininity." James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4.

[4] hooks, bell.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South End Press, 1989.

[5] Irigaray, Luce.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uce.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uce. *I Love To You: Sketch for a Felicity Within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6] Plato. *The Republic*.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Robbins, Ruth. "'Mirror, Mirror ...': Luce Irigaray and Reflections of and on the Feminine." *Transitions: Literary Feminis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8] Spivak, G. Chakravorty. "Translator's Preface," *Grammatology*. By Jacques Derrida. Trans. G.C.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9] Stone, Alison. *Luce Irigara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exual Dif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Whitford, Margaret.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Margaret. "Reading Irigaray in the Nineties." Burke and Carolyn 15-33.

[11] 方亚中：《依利加蕾的女性言说与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外国文学》2008 年第五期，第 108-113 页。

[12]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女性心理”。《精神分析讲演新编》。程小平、王希勇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13] 刘岩 编：《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古克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论，英语教学研究。

注释:

① 由于国内缺乏对露丝·伊里加蕾的系统研究，她的姓名在国内学界还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这里采用刘岩的译名。见刘岩编著，《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7，163-165.

② 关于伊里加蕾的本质主义争论，参见 Stone 33-41.

③ 该书另译作《他者女性的反射镜》，笔者认为根据伊里加蕾此书的要旨，将 *speculum* 一词译为内视镜更为合理。

④ 伊里加蕾打破常规不按照历史的先后循序，而是先分析弗洛伊德然后再解读柏拉图是有特殊意义的。其一，伊里加蕾和精神分析颇有渊源，从弗洛伊德开始解读西方哲学不难理解，而要探究女性如何被埋没的根源，当然要追根溯源到柏拉图；其二，这种倒转时间的构架体现出伊里加蕾的解构策略。其三，也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伊里加蕾认为弗洛伊德在运用其性欲动力学构建女性气质时，完全遗忘了女性自身的性器官和它所代表的女性欲望。于是从弗洛伊德返回到柏拉图的洞穴，具有重新回到女子宫，重新发现女性身体的象征意义。

⑤ 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女性心理”。《精神分析讲演新编》。程小平、王希勇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P.122.。下文中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简述基于这篇汉译演讲及其英文版。英文版见 Sigmund Freud. "Feminini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4. XXII, 112-135.

⑥ 关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参见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lator's Preface," to her translation of Derrida's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xxxvii.

⑦ 国内有学者认为内视镜的象征意义在于，由于它可以探知女性身体的秘密，正是男性使女性客体化的罪证，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见方亚中，依利加蕾的女性言说与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A]. 外国文学[J]. 2008. 第五期，第 111 页。

⑧ 比如巴特勒(Butler)认为不存在完全在文化历史之外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是一种历史的概念。见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Carolyn Burke, Naomi Schor, and Margaret Whitford, eds., *Engaging With Irigaray*, 160.